



史記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章昭曰祝始也共工

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圻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繫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圻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

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二曰參胡世本日參胡者

三曰彭祖虞翻曰各翦為彭姓封於太彭世本日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

也韓是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各翦為彭姓封於太彭世本日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

書局金
卅八年八月
月八年八月
卅八年八月
卅八年八月

曹氏



早字論存
金字

曰曹姓者
郝是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
一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
 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杜預曰庸
今上庸縣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
今江陵
 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
鄂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列字論存
立字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
即渠之
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
建寧郡
南有
下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
駒音舜是為
 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二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賜縣葛陵鄉城北民謂之楚王史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鄧曼妣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二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暉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論文過字有楚字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

渠之孫能擊之後變任巫山之陽稱歸鄉是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

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盜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

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盧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南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三字論齊

說字論齊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

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論文作陳國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

弟伯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勿字論本非字

射中共王曰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

王子邾謂之邾敖

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莫殺赴諸侯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

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

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宮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上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

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

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

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繁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

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道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草露藍蕞徐廣曰蕞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草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蕞言衣敝壞其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跋水行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王事

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

勇也

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

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賴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

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

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

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

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曰

左傳曰右尹子革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

王曰眾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鄢

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

韋昭曰今滄

謂曰為我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子字論存
余字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喪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教字論存
叶字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眾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謀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所與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皆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乃字論文作亦字

父字論文作尚字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走字論文作奔字

二字論文作三字

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鄱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碓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

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

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

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十一年肅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闡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闡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教字論文作
時字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后字論文作
後字
論文作韓也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
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徐廣曰呂靜曰小矢之發也
鷲野鳥也音龍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鄒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結綯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礫新繳徐廣曰以石傅
戈繳曰礫射囑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還音官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
縣有長城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卽墨顧據千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徐廣曰音砥
音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後有也
王出寶弓礫新繳涉鄢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
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祗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
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
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其王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政字論不存
攻字
亡字論不存
忘字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州陵

南郡有

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川屯原
氏雷回雨甫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檣李城

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

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

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

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

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幸昭曰君子王所謂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

以字論之作已手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

上字論文作
土字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
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
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

論文作汗

伯字論文作
霸字

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徐廣曰一作龍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
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
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
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

論文無難字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齊陰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南郡華容縣西樹碑朱公冢在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俱字論文作
居字
童字論各
去字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
朱公冢在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終

魏川宅鳳蘭氏

史記四十二

魏川宅鳳蘭氏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

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章昭云幽王八年為司徒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

襄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

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虢郟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

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

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

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治字論文作
維字
叛字論亦
詳字

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
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
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晉武王克
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
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雜東而虢鄆果獻
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鄆郟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
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
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
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
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
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

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
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
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潁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
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
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
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
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
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
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
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
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

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

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

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

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

大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

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宋忠曰今類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遠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
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
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葵衛與周
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厲公
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蕪姑賈逵曰姑南蕪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草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
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
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
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
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備請
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物字韻不齊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假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僂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

早字韻不齊

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龜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一指謂子家子公將朝靈公進龜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皇字論
黃字

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楚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

及子論不祚
伐字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二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
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
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王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
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巳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
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各障大

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

也顓頊沈妣辱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王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一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祭之服虔曰祭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

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喪楚靈王之強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

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縡公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縡或作繚縡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二十年韓趙
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
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
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川屯鳳臺
氏東周南由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成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載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

戰字
載字論文存

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

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膈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後字論文存
今字

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
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
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
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
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
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

立字論文存
匿字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
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
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肯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
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
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
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
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
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也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及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係晉陽故
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
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
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
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
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
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於衛衛不內
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
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
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俟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
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併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
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以料擊殺代王及從
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史記四十三

七

齊字通文作
齋字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曰修或作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贊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鄉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奔王弟而定王子十二年城平邑地理志曰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史記四十三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
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
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年亦有進士乎
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
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
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
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
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淶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
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
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
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痤字論文作
痤字

史記四十三

九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

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年

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

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

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出於

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

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

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泰山有桑丘縣

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

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

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

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

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十

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逐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

史記四十三

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
 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秦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秦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
 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
 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臄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趙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
 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
 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
 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
 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
 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
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
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
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
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
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
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
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述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亦縠之別名也。秫者蒸紬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織縠之蠶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
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
可以利其國，不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小非
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者，所以制俗

小字論齊不守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二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紹音趙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予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

之字論文存
定字

鈞字論文作均字

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

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鵠

之塞徐廣曰華一作爽鵠一作鴻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

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

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

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

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

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

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誦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禁母遂曰穀爵也二月餘而餓死沙丘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

論文丘字
有官字

下笑豈不痛乎

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涿

郡鄭音莫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曰在常山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

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

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

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

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

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

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槐柔一作平柔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公至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

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

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

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

平有石城縣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

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

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

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

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

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

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

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

也相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

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

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福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裈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裈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財字論文符
聽字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徐廣曰一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
無此字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
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
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
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
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
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
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河間有
武垣縣本傳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屬涿郡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

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庫廩之名音膾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

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

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伐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

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

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

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

二十一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牟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

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

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

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

太子從質秦歸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五年傳

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煖字論秦
賤字
卒字
卒字

代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

關與鄴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潘玉世本云

九城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攻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

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

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

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

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玉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Blank columns for writing.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西川中鳳尊
氏周南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
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
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
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
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
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
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
邑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
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
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曰斯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

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
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
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
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
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一字論存
二字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驕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滎陽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在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
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駟案及家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

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

阿字論在河字
被字論在
敗字
姓字論在

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贅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史記四十四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予字論文作
與字

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
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
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
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
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
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
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
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
陽徐廣曰
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
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
丘一作廩
丘又作邢丘鄆
丘今為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
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
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
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
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已字論齊矣字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鄖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無此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邢丘徐廣曰在平阜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阜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史記四十四

已字論文存
矣字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
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
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
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
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
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
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
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

外字論文存
內字

論文存太子
增立

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
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為景湣
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
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
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
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
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

史記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魏世家

史記四十四終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西川地屬韓氏

西川地屬韓氏

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
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
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
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兩三月也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徐廣曰時襄二耗而作奢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
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鄆徐廣曰鄆川鄆陵縣音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

濁澤徐廣曰二云鯁申差長杜有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說字論文作悅字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頽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報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時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曆王十二年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報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之乃下師於轍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報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爾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徐廣曰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今字論齊
令字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蟻蟲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
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
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
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代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桓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桓字論文亦完字

馬氏書局藏

馬氏書局藏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荼徐廣曰一作溺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正監一作闕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二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邶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

衛字通文作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攬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攬音已足及驛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絀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忌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能擎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

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作夫人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為帥救韓趙臣擊魏

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

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騂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

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

徐廣曰在陽翟屬韓

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

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與字論文存
子字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

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間也

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古字論
上字

史記四十六

終



史記四十六

